

平庸之作为何能过关得奖?

——业内专家指出当前文学奖项评选问题多多

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

《文学报》的《新批评》版面日前刊文批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、谭旭东的《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》严重抄袭,谭旭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承认书中个人简历有夸大,但不承认抄袭,表示只是引用:“在法律上,我肯定是站得住脚的,它即便说我引用过度,那也只能说我谭旭东是平庸之辈,作品是一个平庸之作,只要我注明了出处,就不算抄袭。”他的回应恰恰让人们抓到了把柄,如果只是一篇平庸之作,是如何经过了层层把关获得鲁迅文学奖的?

得奖作品水平低下

评论家刘绪源表示,谭旭东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抄袭,但学术质量低下,缺乏作者自己的观点,拼凑成书,显示作者缺乏学术训练。《新京报》邀请儿童文学研究者、南开大学文学博士黄晓丹对谭旭东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。黄晓丹详细阅读谭著的前三章后(占全书总量60%),将书中所有引用文字(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)标注为蓝色,据目测有70%以上的面积是蓝色的。黄晓丹指出,谭旭东文章中论点的来源分为三类:将原著的分论点抄袭为本文的分论点、得出比引文更低层次的结论以及得出不需要研究就可以获得的结论。平庸之作原不至于引来口诛笔伐,但平庸而能获得鲁迅文学奖,就让人奇怪了。



漫画:得奖的多是“自己人”

图 TP

评选方式不尽合理

刘绪源问道:“如此的拼凑之作,为什么能得奖?根据评委的事后回忆,一是当时读作品极累,一是有十来部作品相持不下,一是有意扶持一下儿童文学理论……用心当然是好的,但在遇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和相对陌生的作品时,为什么不能暂不作决定,搞一个‘特小样本’的调查呢?”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告诉记者,他曾经听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抱怨过,评选过程到了最后,“看作品看得要呕吐”,因为参选作品的量实在太大了。另外有人提醒记者注意,在这次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,并没有儿童文学

学理论方面的专家。

有些评奖堪称荒唐

刘绪源告诉记者,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虽然有不严密之处,但相对来说,还是比较规范的,中国作协肯定会提供足够时间给评委们读作品的。目前文学奖很多,有的评选中问题更加严重。与评委熟不熟,印象好坏很关键,背后搞关系,打招呼的现象也是存在的。《收获》执行主编程永新说,自己担任过很多文学奖的评委,“心里很凉”。让程永新心寒的原因是评选正变得越来越无趣,有些奖项的评选甚至可以说是荒唐,“只能保证自己认真读作品,对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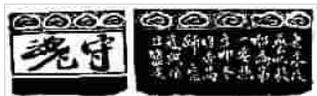
品有艺术见解。有的评委根本没精力读那么多东西,翻翻前面看看后面就可以来评了,这种风气不好。”程永新也表示,人情在评选中的影响很大。

商业利益裹挟结果

文学奖虽然社会关注度日益降低,但获奖者往往可以获得奖金、名气甚至地方上的奖励,因此也导致了暗箱操作,用钱买奖并不鲜见。有一位参加过多次文学奖评选的文学界人士告诉记者,搞定所有的评委以保证被选上是不太可能的,但如果看谁不顺眼,联合几个评委,多提负面意见把他的作品挤掉,这种现象是有的。更有人告诉记者,有的文学奖奖项为了拉到某些地方的赞助,甚至一开始就明确告诉评委,来自该地方的作家一定要得奖。

程永新说,有人提议《收获》搞文学奖,但他们不同意,“现在文学奖太多了,对读者毫无影响力,对文学发展没有好处,甚至已经损害了文学的发展。”刘绪源也表示,如今文学奖的数量越来越多,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,奖金越弄越高,以钱多来扩大奖项的影响。他认为,要改变现在文学奖缺乏公信力的状况,首先要减少评奖的数量,控制获奖作品数量,不以奖金多少来衡量,此外,文学奖的个性很重要,从艺术质量角度来评选的,就不要考虑商业上是否成功。

本报记者 夏琦



■ 展出的韩天衡篆刻作品

「叩刀问石」篆刻邀请展昨开幕

上海老中青五十九位篆刻家风格各异

本报讯 (记者 乐梦融)昨天下午,由上海书画院主办的“叩刀问石”2012年上海篆刻邀请展在壹号美术馆揭幕。当代海派老中青三代篆刻家作品齐聚,展示了上海篆刻艺术的整体实力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杨振武,市书协名誉主席周慧珺以及参展作者等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。

作为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展示当代上海篆刻整体水平的篆刻展,“叩刀问石”2012年上海篆刻邀请展遴选了上海老中青篆刻家59位,参展作品风格各异,涵盖各个流派。其中有当代海派篆刻三大家韩天衡、童衍方、刘一闻,又有海归四大家吴子建、徐云叔、陆康和陈茗屋,还有西冷印社中而今可见的最年长的前辈顾振乐、高式熊和江成之。参展作品风格、尺寸、材质各异,以闲章为主,内容多为诗文、吉语、佳句和肖形,印蜕集成印屏,同时涵盖拓款,原章一并展览。

海派篆刻素有全国“半壁江山”之美誉。今天,上海篆刻界依然是流派纷呈、人才济济,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承继,也有在传承基础上的锐意创新。当代上海老中青三代篆刻家拥有代表海派篆刻的整体实力,维持着相对的艺术高度。

展览将持续至7月30日结束。

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

本报讯 (记者 乐梦融)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振华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“文物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”日前揭牌。成立后的研究中心,将以弘扬文化、彰显学术为宗旨,以文化传承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达到双赢互利为目标,探讨当今艺术品市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,促进艺术品市场规范和繁荣。

实习生 谭金环 本报记者 夏琦



范玮琪昨在上海

范玮琪:小歌女很幸福

是心情上有微妙的不同,自己会恍惚地意识到:“哦,原来我已经结婚了。”被问及有什么特别的为爱情保鲜的方法时,范范坦言其实没有特别的方法,不在一起的时候,每天至少会传简讯、通电话,“每天至少要知道对方在哪个城市,在做什么活动。”

范范透露,下个月将举行的上海演唱会将会是一个全新的 show。

新专辑中除了8首轻松明快的范范歌曲之外,还有两首是公益歌曲《感动就不远》和《平安鸟》。《平安鸟》是范范为筹建全台首座“全亲老”医疗大楼而创作的公益歌曲。昨天的签约会上,范范还与 Love Radio103.7 以及《上海中学生报》共同启动了一个帮助中学生实现梦想的爱心活动——“103个梦想”。

实习生 谭金环 本报记者 夏琦

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版(下简称《词典》)今天正式发行。细心的网友发现,新版词典增收了3000多个新词,其中不乏“给力”“雷人”“宅”等热门网络词汇,却把“剩女”等新词拒之门外。专家们到底用的是哪一把尺子?昨晚央视《新闻联播》的报道更是在网络上助推了针对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热议。

新词新义大量增收

新版《词典》增收了“限行”“摇号”“团购”“微博”“云计算”“情人节”“北漂”“潜规则”“山寨”“宅”“PM2.5”“捷运”“寿司”“粉丝”“数独”等3000多条词语。这些词语已经被普通网民、媒体运用得驾轻就熟了,收入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是众望所归。同时,词典对400多项字词增补新义,并删除了少量陈旧的词语和词义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学生必备的工具书,此番修订后,受影响最多的恐怕是备考的学生们,他们最为关注的是今后能否把被收录的网络热词写进作文里。“之前老师说词典没录入的词不能写在作文里,现在

可以了吧。”新浪网友 Leon-Zeng 很期待。

据介绍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版新增词语涉及社会生活多个领域,还特别增收了一些外来词,将对一些行业用语产生影响,比如“NBA”(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缩写)。来自台湾地区的词汇新条目,如“呛声、力挺、糗、捷运、劈腿、软体、硬体”,东北话中的“忽悠、嘎瑟、指定”等方言此次也被收录。可见方言词或地区词对普通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认为这符合现代语言生活的需要,“体现了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、口语词汇相互流动的关系”。对于新版《词典》为“门”“奴”“被”等400余字释

新义,语言学家陈原很赞赏:“新语词是不断地出现的,所以筛选新语词的工作,需要经常地收集、议论、筛选,然后用权威的字典辞典把它确定下来。”

选用网词有取有舍

新版词典已经最大限度地赶上时代潮流,对新词反应算得上敏捷。不过,“热门”不等于“必选”,一些被频繁使用的网友自创词如“神马”“剩女”等就被拒之门外。

负责主持第6版修订工作的中国辞书学会会长、社科院研究员江蓝生道出缘由:“作为一个规范的疑问词、疑问代词,我们已经有‘什么’,‘神马’只是一种临时、俏皮的

用法,收录它会产生干扰。而且‘神马’是个名词。”本次选词基于词的通用性原则,只在小范围内使用的词语暂时没有收录。

然而,像“剩男”“剩女”这样很能反映时代现象的词却不见踪影。江蓝生称不是忘了,而是出于尊重,“对于因种种原因不能够及时结婚的人,他们各有苦衷,我们把他们说成‘剩男’‘剩女’,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够尊重人的,所以我们不收。”

由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被广泛用于各项汉语使用规范的制订及汉语教学,在规范汉语词汇使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,因此,对于词语的选择也更为审慎,“比方说‘同性恋者’互相称‘同志’,这个义项我们不

经典辞书“穿”上“潮”衣 “山寨”“粉丝”登堂入室

——今起发行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六版引发热议

是不知道,但是我们不收,至于底下爱怎么用怎么用,但是作为一部规范性的词典不会收录,就说明我们不想提倡这些东西,不想聚焦这些东西。”江蓝生说。

网友意见各不相同

第6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经发布,网上立马炸开了锅。许多网友纷纷在新浪微博上表示关注,一些网友还决定“明天就去买一本”。记者发现网友们对新版词典的评价中用得最多的一个字是“潮”。

而修订者的一些取舍的考量得到部分网民认同。新浪网友袁吉伟认为很多因电脑输入造成的用词不规范,如“神马”“孩纸”等都是错误的,不收录是有道理的。豆瓣网友 Meditation 认为,“劈腿”是网络糟粕用语,这样的词语不该被收录。也有人表达了自己的疑虑,觉得网词入典,步子迈得太大了,新浪网友 chaoshideming 表示:“网络词语的流行时间是短暂的,没有什么实际意义,把网络词语收进权威的汉语词典工具书不太科学。”

实习生 徐康耀 本报记者 乐梦融